

# 那年·遺憾

906 邵勻

悔恨，我還不知道該說給誰聽，但是沒關係。我啜飲著遺憾，過往扉頁……

我在國三那年認識方以寧，那時我是個轉學生。因為行為偏差被學校記過，我媽堅持認為是學校的風氣問題讓我誤入歧途，因此替我辦了轉學手續。她不相信我會翹課在圖書館看漫畫，不相信我會翻牆去吃冰，不相信我在補習班讀書時會用長髮蓋住耳機聽音樂……，她不相信……我不想讀書了。但是沒辦法，我就是不想再讀書了。

是老姐給我的壓力嗎？還是我本不是讀書的料？我自忖著。

---

新的班導在我去學校的第一天就找我到辦公室約談，「我仔細看過了你的輔導記錄卡，能談談嗎？」我抿著唇，滿心防備，像刺蝟一樣。

「你國一國二時的成績都維持在校排前五十名，還當選過模範學生，我想知道你為什麼會有被記過的記錄？」因為我翹課因為我午休翻牆出去吃冰啊！記錄卡上不是都寫了嗎？於是我緩緩吐出幾個字，「記錄卡有寫原因。」

「我知道。我的意思是，你怎麼會有這些舉動而被記過？」班導的語氣變得嚴肅。

「因為我不想讀書了。」不想讀了。

「……不想讀書，一定隱藏著一些不愉快的經歷吧？」對，不愉快的經歷。但儘管他說對了，我還是不想多說什麼。

「你是個聰明的學生，自己應該清楚自己該做什麼。我會請班長先帶你熟悉環境。沒事的，好好融入這裡吧。」班長就是……方以寧。

我要說，我看到以寧的第一印象像是看到了自己，一樣的身高，一樣挑染的頭髮，一樣帶著尾戒。但不同的是，她盈著笑的臉龐和我冷峻的神情形成一種強烈的對比。

「施晴，我是方以寧，你有不知道的事情可以問我喔！」她坐在我前面。我點點頭，心裡對她少了一分防備。

「寧，這題！教我這兩個公式怎麼用啊？」「以寧，海星是軟體動物還是棘皮動物？」

「寧！快快快我補習班作業忘記寫了！幫我寫一下二次函數的公式拜託！」「寧你放學借我筆記去印好不好？」

這是一節下課中，別人請教她的問題。

「寧寧，後天跟我去無印良品好咩？」「你什麼時候有空帶我去買耳環喔。」「寧寧，教師節的海報我不會設計欸，你可以幫我嗎？」這又是我在另一節課聽到的。根據我無聊的統

計，方以寧一天收獲這類事情的數量超過十件。

我開始在想，她到底是個怎樣的學生？壞學生會被選為班長，待人和善而且成績還那麼好嗎？但不壞的話又怎麼會去染頭髮穿耳洞修褲管呢？我不知道這樣想對不對，但我就是這樣區分的。

不好不壞吧，我想。

不好，也不壞。

那我呢？

---

幾天後的放學，以寧拿著一本講義轉過頭來問我：「你會這題嗎？」我看了一下題目，那是八年級的理化。好久，沒有人問我作業了，於是我想起了從前……

「硫酸銨和氫氧化鋇這個。」她以為我沒看到她指哪一題，又說了一次。

「產物是硫酸鋇沉澱加水加銨吧。」這全是憑著記憶講出來的，我不知道對不對，畢竟我已經快要一年沒動學校的課本了。

「哇施晴你好厲害喔！理化範圍這麼大你怎麼連化學式都能記得！」她用一種很真誠的目光看我。

「因為我的理化基礎停在八上，你要問我再後來的我也不會了。」我說實話，而這實話勾起了她的好奇心。

「為什麼只到八上……後來呢？」

「後來就不想讀書了。」我還是據實回答。

「喔？那跟我以前很像呀，我以前也不愛讀書，常常在外面玩，從來沒聽過我媽的話……。去年她因為我和別人去打撞球，心情不好又喝酒開車就出車禍了，被送進醫院後一直躺在病床上沒醒來過了……」她講到這時聲音已經哽咽，「所以我決定要開始讀書，希望哪天她醒來時，能看見我和以前不一樣了，我不只會讀書，也會、也會幫助別人了……」她把腳踏上椅子，用雙手環抱住膝蓋，下巴抵在膝上，輕輕的流著眼淚。

「幫助別人？」我輕聲問到，同時想起自己的過去。

「嗯，我媽是醫院志工，常常別人一通電話她就過去幫忙。每次都是她關心大家……現在卻是別人在照顧她。我好怕、好怕她會這樣一直睡一直睡不再醒來了。」眼淚依舊。我看見她深邃眼眸中流露的徬徨不安，那憂傷的神情宣洩著一切的惶恐。

「不會啦！妳變得這麼優秀，妳媽怎麼會捨得妳這麼難過，她一定很快就會好起來的！」我順順她的長髮，試著給她力量。

原來，在她轉變的背後是這樣一個心酸的原因。

那我呢？

以寧問過我為什麼不想讀書了，原因很簡單，我累了。我不想要什麼事都被別人拿去和我老姐比。我是我，叫施晴，不是施穎。我討厭別人拿她和我比較。

討、厭、至、極

---

我和老姐差了十一歲，她現在在美國耶魯大學念藝術學院。從我有印象以來，家中牆壁上就掛滿著她的獎狀，書房更是數不完的獎杯獎座。她的求學過程幾乎都是在資優班度過的，優秀的成績是她的基礎，因為她還擅於美術和跆拳道，加上她的個性八面玲瓏，在大家心中她永遠是最棒的模範。我並不否認她是個允文允武、甚至是極盡完美的人，但我的平凡卻因為她的完美，顯得充滿瑕疵了。

我從小成績中上，被爸媽嫌棄說讓他們沒面子；我不會設計校慶海報，美術老師就問施穎真的是我姐姐嗎；我的體育很爛，不會游泳也不會騎腳踏車，體育老師便說我該學學我姐，多為校爭光。

我到底是得罪了誰，要被拿去和老姐做比較？要背負著一個次等地位的身分？我不甘心，於是在老姐隻身前往美國時，也就是我升國中的那個暑假開始努力看書，我想讓大家知道我也是有能力的。我積極地涉獵不同的領域，重新練著〈水邊的阿第麗那〉、〈星空的海邊〉那些我曾經放棄過的曲子。我做的那些，只是想要受到別人的肯定，那時對我而言，只要有個誰能肯定我就夠了。

只要能被肯定，對我而言就夠了。

然而事實證明我的努力是個錯誤。

當我的鋼琴表演受到全校一致好評時，老爸說那只是在校內，我根本沒見過大場面。我的段考模擬考從來沒掉出百名榜單外，爸媽認為那是應該的，甚至姑姑說我如果真的夠優秀的話怎麼沒像姐姐一樣考上資優班。我的得獎沒受到任何讚美，而我沒得名的作文比賽卻被說是沒有文學素養。

我好痛苦那時候，我真的真的很努力了……。多少個陽光和煦的周末，我拒絕了同學約的KTV和慶生會，留在書房練琴。幾百個肅穆的夜裡，我在只有檯燈陪伴的床上與課本相擁而眠。我盡己所能的努力，我真的只是希望受到一分肯定。

可惜，我再怎樣努力都只是個無法超越我姐的追隨者。

那我還需要努力什麼呢？我恍然大悟。

我發現我不需要為了討好別人而改變自己。反正不管我怎麼做都不對，不管我多努力追求完美都不被認同，那算了吧，我放棄。

所以從那時開始我便墮落了。我發現一個人開始墮落後真的很可怕，墮落好比一隻猛禽，我向牠靠近，牠便趁機攫住我，讓我以為自己正奔向自由，其實是步入歧途。

但現在我寧可讓牠緊緊攫著，也不願意再多努力去換一場空。

---

以寧聽完我的過去，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那妳從開始墮落到現在，多久了？」

「半年……多了吧。」應該沒算錯。

「妳不覺得妳這樣放棄很可惜嗎？」她又問。

「可惜什麼？」我不懂。

「妳本來努力到一半的成就因為妳的半途而廢全沒了！這樣不會很可惜嗎？」她很認真地瞅著我。

可惜？我努力的那些根本沒有收穫過，我沒有得到，沒有失去，所以我不覺得哪裡可惜了。「我沒感覺，如果哪天我真的覺得後悔了，我會再追回來的！」我很篤定地說。

「到時候……妳會遺憾的。」她也很篤定地說了。

會遺憾嗎？我不知道。

其實我一開始並沒有想墮落成這樣，我本來只是單純不想再讀那麼多書、給自己那麼大的壓力，並沒有要去染頭髮穿耳洞的意思。但我會這樣都是因為我爸。

那次段考我從班上第一名掉到第十四名，得到一個巴掌外加一張被撕爛的成績單。十四名，還有二十幾個同學在我後面耶！我都不緊張了我爸是在生氣什麼？他打我的那個早上，狠狠撂下了兩句話，他說我如果不想讀書就不要浪費他的錢，看我要去抽菸喝酒染頭髮交男朋友都隨便我。我真的是被他激怒的，考差了一點就要被他罵。於是我開始在補習班聽音樂（補習班是會統一收手機保管的），在學校穿AB服，我開始正式墮落了。

我覺得我爸必須負起大部分的責任，我媽是私立高中的老師，平常都住校舍，只有假日才回家。而我爸呢？他是個很有彈性時間的大學教授，哲學系的，一個學期要授的課不多。大部分時間他都在家，他在家幹嘛我不知道，因為我從國一開始就要每天到晚上十點半才能從補習班被放回家。

當我回家時，他從沒問過我會不會餓會不會冷，他永遠待在房間編修他的講義或研究西洋哲學。他討厭別人在他工作時吵他，所以我必須把聯絡簿成績單考卷放在餐桌上，他一早五點出門運動時順便過目簽章。

其實他是可以不要在我回家時工作的吧，他明明知道我每天固定十一點半到家，為什麼不空出時間陪我聊聊？還是，我不值得他花時間在我身上？就連星期天唯一一個我會在家的晚餐時間，他也只會說我最近退步了要再加油之類的話。

他不知道，我多希望哪個我挑燈苦讀的夜裡他能走到我房門問我是否要喝碗熱湯……。但我不期望了，因為我的家不像個家，自從老姐離開後。

我真的感到抱歉的是我媽，我和她幾乎沒什麼隔閡。媽很關心我，她知道平常她不在我

身邊，因此假日回來時總是會和我聊很多，但我卻向她隱瞞了我放棄讀書的念頭，因為我知道，她和爸一樣在意我的成績。

媽聽到我不想讀書的那個晚上，連夜從新店山區趕回家，她慌了著急的問我。她說我可以不要有那麼多壓力，我可以看看小說，可以和同學去逛街，只要我不要放棄課業不要變壞。

可是這些話，會不會太晚講了？

---

以寧說我和她的角色在不同的時間是相互對調的，因此她不會讓我成為第二個方以寧，第二個為自己做的事後悔的人。她開始三不五時拿複習講義的題目來問我，並且「強迫」我幫她解答。老實說我討厭她的強迫，雖然我知道她是為我好。

「晴，過去完成式和現在完成式怎麼分再教我一次好不好！我忘了～」我好無奈，我不想有人管我的成績幫我複習以前的課程，卻也沒有勇氣拒絕她。

「就……」我不情願地翻開課本找答案給她，其實我可以直接講給她聽，但還是我那句話：我不想記憶考試會考的那些東西。

「可是這題的時態看起來兩個都對耶……」都對……？那你就兩個都選啊！我心裡不斷的OS。我明明不願意去思考的，卻還是看了一下題目，腦袋自動分析了兩個選相的差別……。不可否認寧就是這點聰明，先問我文法觀念，看我會了就要我做題目。但是我說過了，就算她出自於真心，我還是討厭別人這樣強迫我。我再有耐心，終究是會被引爆的。

「晴那這題！」又是講義，「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妳沒看題目！」「我真的不知道啦！」我覺得有點煩……

「騙人！」一定要這樣嗎？「妳覺得妳真的不會嗎？」誰先騙誰？

良久，一陣沉默。

「不要這樣，不要讓以後的自己活在後悔中！」又是這些話。

「我無所謂。」我聳肩，頭卻同時受到一本厚重講義的攻擊。

「你要等到妳爸媽發現他們做錯了來跟妳道歉才願意讀書嗎？妳知道做父母的跟子女道歉要多少勇氣嗎？還是妳要像我一樣，等到發生了不幸的事再來後悔一切？我真的不懂妳明明就有能力，為什麼不肯持續下去？你是在逃避什麼？」以寧蹙著眉，身體微微的發抖。

我想自己沒有再逃避什麼，也不是我爸要不要道歉的問題，是我自己的讀書態度改變了。以前的我讀書是一種實驗，我在測試自己能不能像老姐一樣優秀，因為我不願意成為比較差的那個人。但實驗結果出爐，我並不能。所以我選擇回到原本適合我的那塊活動空間。

這樣做，哪裡不對了？

但我卻開始動搖。我反覆思考著以寧的話……

我現在荒廢了學業，萬一未來我想彌補時還來得及嗎？

來得及嗎？

最後，我終於妥協於她的苦口婆心。我們的協議是，在不造成我過大的壓力下，我要和她一起進步（不過這協議本身是不公平的，因為以寧是校排前十名的怪物，而我只是班排第十名的普通人）。

---

在我轉學後，我媽向她的學校申請了留職停薪，她決定先回家當個家庭主婦，擔任起我和老爸的溝通橋梁。

不是我不願意跟我爸講話，是他每次都一張死人臉。他的生日在冬天，那時我還買了一雙防風手套要送他，結果星期天晚上他說幹嘛浪費錢亂買東西，我花零用錢等於在揮霍爸媽賺的錢。我發現他很難伺候，後來就越來越少跟他講話了。像去逛夜市有帶飲料回來的話，也是三杯放在餐桌上，幾小時後自動會被拿走。我和老爸之間，似乎成了一種無聲的互動。

我媽回來後，簽章這件事成了她的固定工作，而我爸再也沒過問我的成績了。我沒告訴他們，我想他們知道的吧！關於我不想讀書的原因。他們有沒有發現，他們在無形中處處拿優秀的老姐來和我比較？他們有沒有想到，我也得了無數次的獎項，但他們卻忘了給我肯定？他們有沒有想通，真正導致我不想讀書最關鍵的原因，是他們對待我的態度？

他們應該會發現的吧……

那我是不是，該重新來過？

---

和以寧一起讀書是很愉快的，像平常那樣討論每一題選項的迥異。但我發現自己不只某些章節已經不復記憶，當我認真面對我荒廢掉的那一年所學，我竟然無法理解那些課程！就算以寧教我不要急，慢慢歸回正軌就好，但那時已經是九下初了，距離基測，不到四個月。

我開始心慌，我要如何急起直追，在最後的一百多天？為什麼當我想重新努力的時候，卻沒有能力了？最痛苦的是我不能有所怨懟，連我自己都知道，這一切都是我自找的。

基測倒數第一百天，星期天的晚上。我和寧一起在摩斯看書。

「寧，第三題鹽橋的內容物是啥？」我轉著筆。

沒聲音。

我提高分貝，轉著筆又問一次，「鹽橋裡面是啥呀？」

還是沒聲音。

我抬頭，看見她拿著一根薯條在番茄醬中不停地畫圈圈。「寧？」

她還是沒回話。

「方以寧！」我幾乎是用吼的了。

「嗯……呀？」她抬頭，眼眶泛紅。

「寧寧？怎麼啦？」我被她嚇了一跳。

「我……我好後悔，但是來不及、都、都來、不及了……」她低聲啜泣起來。

星期六晚上，以寧她媽媽在一片寧靜中與世長辭了。

原來如此。

很多人很多事情是錯過便沒有機會再擁有的……

她還是維持著她優秀的成績，但人變得很沉默，常常會痴視著課本，眼神卻是抽離的，偶爾無言的碎裂從眼眶滑落。我沒說話，只是輕摟著她，有時候安慰會是一種多餘。

那是一種懺悔吧，為遺憾而懺悔，用眼淚來贖罪。

剩下四十天，我猶豫了。兩個星期前的模擬考 PR 值 73，連上個公立高中都有危險。最後兩個月，很明顯的這也差不多是我基測的成績了。以寧一直鼓勵我我的段考都考得不錯基測一定還有救。是嗎？答案我心中有底了吧……我很努力在彌補那段被我遺棄的課程，但我就是補不起來，原因不明。

我活在我的記憶裡，我一直重複在後悔中更後悔。

---

我媽的陪伴讓我以為小時候的單純快樂回來了，我開始想起自己坐在鞦韆上我媽在後面推著我，爸叫我看鏡頭微笑的畫面。我懷念自己讀幼稚園的時光，不用了解人心的現實、不用背負殘酷的真相。我能不能永遠擁有一個快樂的與世無爭的小世界？

可惜快樂總是沒辦法維持很久，它的背後總是隱藏著讓人心碎的真相。

那晚，我戴上耳機正要聽音樂，卻聽見了敲門聲，是老爸。我疑惑著他要跟我溝通什麼，但我沒開口。

「你對你的未來有什麼打算？」爸先開口。

「我不知道。」我沒想過。

「沒關係，等高中再決定也不遲。你要學著為自己的決定負責，選擇了哪一條路，再辛苦也要走完。」他低聲語道。

我怔住，他跟我說這些幹嘛？再四個星期就要基測了，所以他來告訴我，他讓我自由選擇學校念嗎？我心裡閃過一絲不安，總覺得爸在交代什麼。

我恨我的直覺。

距離基測三個星期，我爸走了，但不是死掉的那種，是他出家了。對，出家了。他丟下

所有家人讓我媽一間扛起照顧我的責任離開了。我問老媽為什麼爸要出家，她紅著眼說她也知道，「可能因為他是念哲學的吧！」

「哲學？他那該死的哲學……」我終於崩潰大哭。就算平常再怎樣沒有溝通，至少我習慣有個叫做爸爸的人會出在家中。他憑什麼沒跟我說一聲就走了？我討厭他哲學的瀟灑。

為自己負責？那他怎麼選擇不對他的家庭負責了呢……？我永遠的謎。

永遠無解的痛。

---

以寧發現我開始猶豫還要不要定心衝刺後，就和我漸行漸遠了。我不明白她對我的不理不睬，於是我決定主動出擊。

「妳最近怎麼都不理我？」我直接了當。

「要基測了因為。」她用倒裝句耶，大概是看書看到瘋了。

「那也不用不理我啊！而且妳一臉視而不見的樣子，我是惹到妳喔？」我覺得自己很委屈。

「你沒有惹到我！我只是覺得我根本白費力氣幫你回到正常的生活！妳根本什麼都沒有改！」她好像，壓抑了很久的情緒。

我呀然失語。

「妳知道妳爸離開這個家都是妳引起的嗎？妳認為他們給妳太大的壓力妳有跟他們溝通嗎？如果當初妳願意告訴他們妳沒有辦法負荷那些壓力的話，妳爸也不會因為妳考差就打妳！這都是因為妳不願意溝通，不願意面對現實！就算我不斷付出心力想把妳拉回正軌，妳也不願意堅持到底，那我無話可說了。以後……妳自己好自為之吧。」她講到最後的語氣已經變得無力，她轉身走進圖書館，一步一步遠離我。我卻沒有勇氣喚回她。

瞬間，我的痛苦和自責交織成一團煙霧，在空氣中凝重。

我不知道我爸出家是不是我引起的，但以寧說的對，當我感覺到壓力時沒有和他們溝通，我選擇直接墮落。

都是我引起的嗎？

她說過，我會遺憾的……